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梅巖文集卷五至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梅巖文集卷五

宋　胡次焱　撰

論

論始祖

按諸本多以明經為始祖而三公附見其上發本先以三公為始祖其後改依諸本而以三公為遠祖周本于譜前載一條云親奉先公貢元面諭以三公為始祖非

是淼恭覩柳湖先生焚黄祝文以明經為始祖又覩積善居士熙寧間親録祖塋山水以明經為一代祖而以三公為上髙祖則先公之言有自來矣淼切謂始明經則于三公為寡恩始三公則于明經為失實通判撰承事行狀與自誌其墓皆曰明經遂冒胡姓謂之冒則非為父子審矣安得以三公為始祖耶稱遠祖稱上髙祖始明經而于三公則未有處也且三公載明經以歸方在襁褓鞠育教誨恩均怙恃况又行位排第十七意其

鴈行必多明經公單子一身兄弟終鮮今其行位若此
益如今所謂義兄弟云者其于三公當為義父子矣猥
見欲以明經為始祖三公為義祖往來于懷未敢自信
一日得太伯祖嘉定四年所作慶源圖跋讀之有義養
為子之說又一日得時發太伯祖建中靖國元年所作
積善居士墓銘亦曰義養為子然則明經為三公義子
則明經子孫的然當以三公為義祖無疑矣五代史因
養子立義兒傳而李昪先過房徐温遂奉温為義祖

亦一證云

論姓氏

㷀謹按明經為大唐喬安定三公載之以歸遂冒胡姓五代時中明經科世因以明經表其族㷀切謂以胡為姓當以明經別其氏何以言之古人有姓有氏後世混焉非也吕東萊曰姓者統其祖考所自出百世不變氏者别其子孫所自分數世一變項平庵曰姓者諸眷之所同氏也一房之所獨書紀堯之嫁女曰釐降二女于

嬀汭嬪于虞葢嬀姓中有虞氏則舜之家所獨稱也故言嬀以著姓虞以别氏後世别而為氏者久之遂忘其本姓嗟夫此史職不修之過也古者奠世繫别昭穆小史掌之智果别為輔氏則太史掌之史職廢而宗法壊或避難而以䟽為来或避仇而以棗為棘或因嘲謔而增氏為民或因省文而減邑為朱或因所慕而劉為員矣或因所乘而田為車矣或以妨父而喬為陳矣或以尊諱而慶為賀矣國轉為郭奚轉為稽步揺轉為慕容

則以聲近而訛矣京房推律陸羽筮易老子指李樹則以怪誕而稱矣至于析裂敬字為苟為文殊不知敬左從苟非苟也敬右從攴非攵也夏侯因官改滕而其孫又因外家改孫紛紛藉藉惟意之從姓氏遂謾不可究史職廢而宗法壞可勝嘆哉胡本舜裔今以明經氏表之庶有以自別于陳胡公之後不亦可乎或曰文正公嘗自朱還范明經公何不自胡還李曰張孟以幸進之恩遂冒濯氏李元亮以養息之恩遂冒駱氏忘恩背義

况不為張李者乎夫以帝王子孫而遇搶攘微子所謂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遯于荒逃名自全之不遐安敢立的以來衆矣與文正公事體殊異也曰今可還復其姓否曰明經公不克自改其子孫烏得而改諸身自冒之身自改之范文正公是已曾祖父冒之則子孫不得而改之文潞公是也故曰姓胡氏明經其庶矣乎

論過房

夫子為政必先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其極至于民無

所措手足名不可不正如此夫族中過房有以姪孫為子者其弊則所生凡呼過房弟為叔又有以姪曾孫為子者其弊則所生父呼過房子為叔又有以弟為子者其弊則同父弟呼過房凡為姪名之不正莫此為甚元發引刑統內一項云元無子許立孫仍以所生父為世次以姪孫或曾姪孫為子者可援此例依所生父世次降居本行可也但以弟為子未有所處元發引袁氏世範云苟不得已則凡撫弟為子弟事凡為父不亂昭穆

可也焱竊謂此說可以篤情誼非可以奉祭祀何也謂如兄撫弟為子假使弟有兩子將來尚可分繼如只有一子則將絕兄之後乎抑自絕其後乎此亦無所措手足之驗僖之繼閔春秋不書即位既以正逆倫之罪而躋僖公之書又以正逆祀之罪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春秋所以屢譏也降尊為卑與升卑為尊其亂昭穆等耳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可不慎哉

論稱呼

予以上稱公以下稱郎此例不可易澤本自謂一行起悉易郎稱哥以謂郎為輕褻竊謂鄉俗雖以郎為輕考之古則不然按唐朝以張易之等内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宋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則郎者奴稱主之辭也尊稱也然韓文公呼姪為十二郎王文正公謂兒子二郎必做則郎者父呼子姪之辭也卑稱也又按後唐莊宗時三司使孔謙之兄事伶人景進呼為

八哥八哥者弟呼兄之辭也尊稱也又莊宗呼其子繼岌小字語張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則哥又父呼者雖在下而以公稱焉亦依所生之尊卑而稱耳族中有為僧道者或謂其離俗出家已不拜祖父錄之無義攷文公法遂並黜之予謂彼雖離俗出家無其祖父而吾之錄之亦欲見祖父之有子孫而不失為忠厚因以祔籍家傳所載如貴且顯者有賢德者有能文者故未及盡知盡載非敢取此捨彼方將廣求博採不一書

之若為人子孫者亦盍自條陳其祖父之事以附于中
毋徒罪編者

議

孝善胡先生謚議

宗老勉齋先生以乙未十月終于正寢其門人俞洪等
一百五十人援王文中孟貞曜例謚曰孝善以其議徵
次焱詳覆次焱曰孝非易能也孔門弟子在魯論惟閔
子騫以孝稱善非易能也孟門弟子在軻書惟樂正子

以善稱勉齋殆合二子所長而一之者耶雖然孝善一理耳順親有道明善為先善繼善述始謂之孝閔子騫豈不善樂正子豈不孝孔孟姑稱其一節以槩其餘耳為孝子必非凶人為善人必非逆子吾家勉翁行䠞䠞然若不勝衣言呐呐然若不出口豈有毫髪害物之心者葢有終身之慕則亦終身惴惴然修身慎行惟恐少有虧欠以貽辱先之議是其善也是其所以為可欲謂善施由親始孝則善之本不間其父兄昆弟之言推而

與人為善善則孝之擴以繼善言則秉夷降衷孝自善出以積善言則處巳待物善又自孝出固一理也謚以孝則聞其風者梟可化為慈烏謚以善則聞其風者虎可化為祥麟表其孝善足以愧天下後世之不孝不善者匪惟發潛德之光亦足為風教之助族子次焱覆議如前

梅巖文集卷五

梅巖文集卷六

宋 胡次焱 撰

說

三十六宮都是春說

一說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一加兌二為三又加離三為六又加震四為十又加巽五為十五又加坎六為二十一又加艮七為二十八又加坤

八為三十六爻謂乾一兌二以下乃卦之次第非謂乾
果一數兌果二數也此說未當二說乾三連為三坤六
斷為六震坎艮皆一陽二陰皆為五巽離兌皆一陰二
陽皆為四乾三坤六震坎艮共十五巽離兌共十二亦
三十六爻謂以八卦分陰陽爻而陰爻占二陰何以得
一倍于陽也借曰陽卦奇陰卦偶奇則一偶則二然陽
以一爻為一宮而陰乃分一爻為二宮義將安取此說
亦疵三說以十二卦配十二月十二卦共七十二爻陽

爻三十六陰爻亦三十六或謂天根月窟指復姤也前二說無復姤當以此說為優予謂陰陽為三十六爻共七十二爻而此但曰三十六宮是指陽爻為言邪指陰爻為言邪抑合陰陽為言邪亦含糊不明四說易六十四卦分上下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少不同者以反對論也上經無反對之卦六乾坤頤大過坎離是也除此六卦外只二十四卦以反對論則二十四卦只十二卦搭起無反對六卦只十八卦耳下經雖三十

四卦而無反對只二卦中孚小過是也除此二卦外只三十二卦以反對論三十二卦只十六卦搭起無反對二卦亦只十八卦而已如此則下經比上經多四卦雖若不均而合有無反對裨補論之皆十八卦則極其均上下經皆十八卦故曰三十六宫月窟在下經天根在上經皆自然之理非人力可以安排也其曰三十六宫都是春春只是生生不息之意所謂生生之謂易是也管見以第四說為優或曰六十四卦何以有反對者又

有無反對者其義安取曰此則乜易嘗言之矣得陰陽之純者無反對乾坤是也而肖乎純者亦無反對頤肖坤大過肖乾得陰陽而居中者無反對坎離是也而肖乎中者亦無反對中孚肖離小過肖坎此說甚善向見南軒解雜卦凡無反對者云只此卦無反對之畫而不言其所以無反對之故疑亦未能參透此㫖也

問愛蓮説

六合一窰木焦草燖時兮有蓮爛其錦文畀赫曦

之鬬艷鵲晚風其薦馨予嘗棹舟西湖問訊鷗鷺之羣浩吟李白宋之問之歌之賦以驅除祥暑為一餉樂也則作而曰我濂溪夫子非流連光景者而雅意愛蓮豈若太液池邊若耶溪畔昵昵兒女態哉歸取愛蓮說讀之忽若有得乃為之說曰佳哉蓮乎有花可以爽人之目而又有實可以清人之心花之得名君子有以也楚楚其容儀濟濟其風度而究其功用曾不足以濟人利物則不得為

君子芳心艶葩徒以供富兒俗子之遊翫清芳麗色祇以輸騷人墨客之吟賞而究其成實上不登俎豆之列次不入藥籠之需則不得爲花之君子何則君子者有華有實有德義有功業相稱水陸草木之花其華而不實者何可勝數姑以愛蓮一說論之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而堪嘆牡丹如斗大之句于實竟何有哉菊花之隱逸者也而殘菊飄零滿地金之句于實竟何有哉隰有荷花則異乎

三子者之撰請先論其花而次論其實可乎八九紅芰婉姹晚顔蓮則與霽宜霡霂霏霏滑肌香潤蓮則與雨宜南薰其徐檀心清遠蓮則與風宜氷輪嬋娟玉簮隱映蓮則與月宜含英咀華幻其肺腑寫之十指勃勃生意則蓮與詩宜拈芳掇豔斟入尊罍平生不平散從毛孔則蓮與酒宜炎歊之氣惔焚之暑一見此花辟易三舍故曰花可以爽人之目乃若麝囊既收蜂房告成緇墨其衣氷雪

其肌挹沆瀣其滿腔收絲綸于户牖渴者得之如
瓊之漿饑者得之如玉之乳不特此也岐伯黄帝
與夫扁鵲倉公下至陶隱居諸人著書濟世起膏
肓而生全之必以蓮實為功在人心品在甘草國
老之右故曰實可以清人之心古今讚蓮者往往
及其華而不及其實而蓮之得為君子者其成就
竟不白于天下而後人亦遂以君子為無益于人
國亦可悲夫天之生君子也甚難而人之自樹也

尤不易宜有以發執事之歎也執事且曰白露既戒百草先零向之天機雲錦收拾何歸且指以為造物者之不少借物若有以憫之者愚則謂此正造物者所以大蓮之成就而斂其華將食其實者也葢扶輿假天之時天所以昌蓮之華其顯然在人目者誰不欣于一遇白露既戒之時天所以堅蓮之實其隱然在人心者誰其知之此觀蓮法也亦觀君子法也騷經以香草比君子庶幾知蓮者而恐鶗鴂之先鳴傷美人之遲暮憂讒

悶怨憔悴枯槁自殞其華自剥其實不識此義亦可憐矣自有宇宙已有此蓮更幾千百年知之者屈原周子而屈原知之尤未悉他何望哉或曰愛蓮説以菊與牡丹比而言之若是班乎予曰不然菊與牡丹不足以儕蓮而蓮則兼乎菊與牡丹故周子以君子許之君子人歟進可同牡丹之富貴而盛行不加退可同菊之隱逸而窮居不損故其富貴也小則居王侯之幕進則對令狐之炬以至班從橐歌相府而富貴不能淫也其隱逸

也則制芰荷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以至歌碧簫搴木末而貧賤不能移也故夫太液昆明金池玉砌君王一顧公侯嗟賞時則與上林之牡丹同一富貴而蓮不以為泰自華自實自爾也荒塘汚池菱芡交龔樵夫牧子蹂躪鄙薄時則等東籬之菊同一隱逸而蓮不以為辱自華自實自爾也嗚呼使屈原知此亦何至不自聊賴邪行汨羅莫魚腹君其問之水濱而風月襟懷庭草意思九京可作吾誰與歸思濯滄浪之清欣對水花之淨

願執筆從先生後相與訂離騷經衍愛蓮說以告世之名為君子而獨不為蓮也者噫嘻世之名為君子者非不何郎其肌也非不茍令其香也而其實竟何益于生民之利病謹毋徒翫其華

銘

書厨銘引

予所有書陷于池陽逐旋搜索僅得一二貧無篋簏可盛煙塵汨沒甚矣債斅造麗厨二面戲為之銘

其左

麗房綠廚殫巧琱塗匯藏錦綺即緼貝珠庾艮是貯衆玉是儲鬼瞰其室盜穿其竇積而不散殃咎與俱吾廚拙樸而華有餘匯寶珍是華其華以書經史子集圭蕈祿渠奎璧委照藜杖分輝用之身則淵騫思輿否則饕杌敦奇用之世則三代唐虞否則五季秦隋故吾身以之賢愚而吾世以是隆汙雖器小而用大豈貝玉之區區然則高下四層者格致誠正之級而闔闢兩扉者脩

齊治平之樞視曹倉信陋矣比孔壁其庶乎

其右

維陸維朱厨書以腹藐予性頑厨之以木木以厨書若手未觸何補修身祇取娛目必虛心涵泳義精理熟必克己省察辨明行篤蓄而弗讀曷若勿蓄讀而弗行曷若勿讀文詞柳篋記問李麓止摭厥艷第熏其馥入耳出口乃書之辱近裏工夫其何能淑博我以文歷覽前躅約我以禮鞭辟佩服多識既融一唯已足心齋坐忘

言語牴瀆躬履心會借徑簡牘老斵笑齊桓吾伊徐湯

譏王壽亻亍斯廚斯書毋乃筌蹄之碌碌

梅巖文集卷六

梅巖文集卷七

宋　胡次焱　撰

跋

跋朱伯純程文

辟雍廿載薖鹽備嘗方欣白苧之拋嗟嗟辰乎何來之遲乎俟泮一宮藻芹將采已痛丹墀之換嗟嗟辰乎何去之速乎黙軒朱友以其乃翁伯純同舍吳門府博乙

亥期集録及所為程文寄示併徵予序予受而讀之浩
嘆來遲去速之辰泫然眉涕雖然士之所以行世者立
德為上立功立言次之科第特借徑耳伯純父厚德懿
行雖未得少見于功業亦已大見于文章雖未得橫經
博士席振刷湖學三百年來之墜緒亦已得解褐崇化
堂結束何蕃二十餘年之公案其不幸中之幸者歟雖
然幸有大于此者文中子遺書散逸賴福疇搜輯辨類
分宗傳為素業然後中說世家等始行于世太史公臨

終囑其子遷曰爾無忘吾所論次已而遷網羅放失勒成史記一部藏之名山大川後世因中說知有文中子通因史記知有太史公談福疇遷之力也故曰幸哉有子考作室子肯堂父析薪子克荷非幸之大者歟二十年前歲辛巳予跋輶軒唱和詩集十年前歲壬辰予跋胡玉齋啓蒙通釋極言有子之效今于吾伯純父子見之嗚呼予老矣憶戊辰春季與伯純飲爐亭觴詠甚適兩别倐三十四載縣異而郡同迺契闊死生不相聞予

于舍誼恝矣幽冥之中負此良友自咎奈何自愧奈何嗟夫心之聲為言言之精為文主復此集恍兮如見伯純父生前之精神惚兮如聞伯純父没後之謦欬伯純父死而不死也問何以不死曰有子默軒顧言勉旃他日立揚當有出此集之外者里舍生胡次焱濟鼎敬序時大德辛丑仲秋中澣日書于藏雲閣之五休堂

跋輶軒唱和詩集

六飛南渡使金者幾三十輩其得生渡盧溝而南者畨

昜洪公皓新安朱公弁歴陽張公邵纔三人耳洪公張

公十五年朱公十七年其歸皆以紹興癸亥秋八月此

集蓋三公歸途吟卷也今世説𩰚雪不屈者謚曰忠宣

公而朱張姓名幾湮没無聞何哉忠宣公八男三為名

臣是故貴有子也猶記甲寅乙卯間予嘗為朋友言曰

富如陶石貴如金張未足恃而有子可恃貧如原范賤

如奚敖未足憂而無子可憂請以天下譬之始皇滅六

國吞二周混一區宇氣勢何如是時太公特豊沛中一

細人耳較始皇于太公何啻泰山與毫毛無何而太公為天子父以天下養始皇死肉未寒已為不祀之鬼始也太公欲為始皇不可得卒也始皇欲為太公不可得何也太公以高祖為之子始皇以胡亥為之子此有子無子之效也大而天下小而一家均此理耳史傳所載士大夫家此類不可殫舉姑以近事為証南渡前說詩文家必曰蘇黄南渡後說道學家必曰朱張老蘇雄詞健筆成一家言雖無坡穎無傷也亞夫若非山谷則康

州之名何以顯魏公功在社稷何在南軒之增潤若韋齋不得晦庵竊料吏部聲價未必如今日赫赫也是故貴有子也此予少年之説因讀輶軒集併識于此使世之為人子者知所振拔庶有裨于立身揚名之教云

跋董問軒戒子苦吟説

孔子啟伯魚學詩問軒戒兒叟苦吟然則問軒非詩禮庭歟曰問軒非戒吟戒苦吟耳予謂苦吟者情思迸露如春江浩淼隄不可閼如露笋怒出石不可壓戒之不

可也亦思所以移之而已移之如何曰義畫以來聖經賢傳義理微賾而吾曾不能室授氷融則猶夫人耳盡移其苦以研覃科斗書而下十七代史載古今世道升降而吾胷中無千百年典故猶夫人耳盡移其苦以考索古聖賢立身行已可效可師大者義娥小者列宿而吾曾不能一追逸駕則猶夫人耳盡移其苦以躋攀移其苦于子弟職則入孝出悌謹信愛親當如升梯一步峻一步移其苦于大學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如撐上

水船一篙不可緩一念攻苦將食不下咽卧不安席繼晷惜陰皇皇汲汲畢世無頃刻暇何暇流連光景較拙工于風雲月露禽魚草木唧唧如春鳥秋蟲也邪向也所苦縱到聖處不過李杜而止耳今者所苦縱未到聖處窮可思輒達可變傳于斯二者宜何擇孔門商言詩賜言詩參言詩小子皆言詩而顏子獨否或曰顏子苦孔門之卓于彼固有所不暇也其然耶顏子亞聖卒非商賜可及有自來哉蓼蟲徙葵一轉移耳謂荼如薺吾

且柰何敢問問軒

跋胡玉齋啓蒙通釋

宗家者英有以玉齋自號者名方平于予為老友其子斐湖于予為益友此書玉齋所著也歲己丑斐湖擕入閩鋟梓留滯踰一年辛夘秋再往明年壬辰夏季回留滯過一年冒寒暑疲跋涉必成父志乃已允謂孝矣弛擔云初首惠此本嘗復其書曰玉齋平生精力寫于此書儻非繼志述事不懈益勤未有不墜于泯滅無聞者

是故貴有子也十年前嘗跋輶軒唱和詩集極言有子無子之效于今益信嗟夫談史以遷顯彪史以固顯故曰貴有子也然此史學也非經學也充禮以裒傳曾書以祉傳故曰貴有子也然此書禮學也非易學也乃若梁丘賀之有臨劉昆之有軼張興之有魴伏曼容之有暅易學傳家父作而子述之赫乎相映故曰貴有子也夫啟蒙者入易門戶也玉齋既為通釋雙湖又為本義附録非惟橋梓相映楂棃兼美且將突過烟樓此又賀

臨以來所無者嗟夫箕裘失墜者固不足言矣其或苟安憚煩無以張皇先美為不朽計雖讀父書亦無取焉古今嗜學著述如玉齋者豈謂盡無其人無雙湖為之子遂使潛德弗耀抱恨幽宮雖謂之不孝可也有是父有是子有是子有是父或曠百載纔一遇爾吾于雙湖此舉敬歎無射其中大義與旨尚遲紬玩嘉羨之劇亟題此卷端度置几間俾有目者必覩有識者必羨非徒賛揚雙湖亦以勸天下之為人子者併書一本寄雙湖

云七月辛巳宗末次焱濟鼎敬跋

書文公感興詩後

文公賛陳詩以為雖之世用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至自言其詩近而易知皆切日用然則陳詩如金膏水碧有之固可玩無之亦何損文公詩則布帛之文菽粟之味有補饑寒生人不可一日缺者雖然文公自謂近而易知愚則謂其近如地其遠如天學者可以易知而忽之哉次焱謹識

梅巖文集卷七

梅巖文集卷八

宋 胡次焱 撰

啟

上林太守啟

伏以新天子嗣萬年之歷加重虞庠郭使者拔九郡之英首推周易匯藉虎符之庇寧侥鷄口之榮謝則宜然愧其緩爾竊惟馬圖闡秘犧畫泄機文衍六爻而分二

篇孔際八索而作十翼顯仁藏用精義入神惜秦皇指為卜筮之書而漢儒未達乾坤之蘊髙丁相為授受不離災異之談王何未悟幽明反扇虛浮之說未流浸蕩本旨遂湮自無極太極之説明而頭腦不差自先天後天之圖出而毫髪無憾究象中之理則顯微無間知理中有象則體用一原程叔子僅發明其七分朱太師遂折衷于百氏室受千古闇東九師政應主賓之小生寧覩章編之大意如次焱者口吃而心甚辨貌寢而氣自

昌雖祖父為鄉儒宗已謝藐孤于襁褓幸聖善比古淑女頗嚴諸子之甄陶習舉子所習之時文了秀才未了之生活奔波長鋏未酬烏哺之恩寂寞短檠頗笑牛醫之困屬先皇頒科舉之詔旅多士為場屋之遊堂堂整整而取書題乃迷過眼怪怪奇奇而駕易說謹獲中庸不已畢乎為之兆也慨念傳家之簪笏幸喜奮跡于魚鹽遠則司業成均者擅二寶之聲稱近則運管潼川者甫三年而軒翥青衿自此升矣造物得無意耶雖無鳳

翔蛟躍之文賈予餘勇亦敢詣龍蟠虎踞之地與衆先登巍然立赤幟于廣場幸爾復青氈之舊物板橋霜茅店月行矣爐亭慈母線遊子衣蕭然囊橐明復得文正公而始安于學老蘇因雷曲尺而大摳其名昔賢猶假于梯媒今我孰與之爐冶兹蓋伏遇某官家聲彬鬱光昭十德之門人物挺生富擷三山之秀仁義足以金湯國勢文章足以黼黻皇猷曾司模範于賢關適值縱橫之㠶相士流阨甚當時皆至于吞聲國論謂何明公獨

為之揮涕知彼哉彼哉之不足與立則歸歟歸歟以自遂其高公道晦而復明正人去而旋用曾謂黃山白水足淹皂蓋朱幨潤九里而及京師宜把麾于輔郡先一州而後天下即正位于台躔次第獲仰哲人益鞭末學去與生徒億萬計之列來參太守二千石之糧北面執經敬納黃堂之拜西雍鼓篋願分丹鼎之餘庶早螢壁水之聲當候謁河堤之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貴池縣郭宰啟

伏以抱琴弄月獨會心井上之梧桐搖筆望雲漫有意庭前之桃李盋謂讀翰林集于暇日有以慨秋浦縣之遺風吾甚慚柳少府之賢公何啻崔令君之似敬拈李句䆫告瓜期恭惟某官判縣軍正院轄郎某先生清哉千畝竹之襟懷沛若萬斛泉之筆力勁節昂霄而心則空洞餘波及物而源則泓澄萬八千丈台山巋然地望二十四考書令赫矣家聲粤從寳劒鋒之陳以至椎莬務之委政皆可紀民有去思謂宜叫閶闔呈琅玕峻躋

鴛序何乃紐金章綰墨綬來試牛刀如絃之直如鏡之
明乃氷之清乃玉之潤烹鮮有道豈美貴池之魚飛鳧
而來獨詠溯江之鴈殆造物巧為溧陽尉之地俾掾曹
獲事彭澤令之賢況集鳳降鸞不吠花村之犬則觀魚
射鴨免聽茅舍之鷄秖恐騰嫗室之歌宜即峻蒸臺之
築直史館罷犀滯則固我朝縣大夫之異除敕行部去
襜帷是亦君家州刺史之故事竚見讙迎于竹馬未容
終庇于梅曹次焱家住紫陽世傳黃妳儒而甚腐罔知

朝四暮三之術為何如貧不可醫惟有滿七除二之祟相從耳敍水取之破硯冠帶遊乎圜橋看長安花遂復青氊之舊物揷齊山菊敢卑黃綬之小官䇿圭需次者五年葵瓜忽香于四月小人有母寧不喜捧檄之榮君子愛人幸且隸𢘿簾之治頗寛䜌策俾邏弓刀分青士一葉之陰冀白水餘波之及𢙣其辛若洗此酸寒我有二天儻獲安于吏隱河潤九里願勿替于祖風式仰陟庭未𢜍楮札

與貴池縣于丞啟

伏以庭有四老槐千挺竹暫淹陰德之子孫門垂五色棒十餘枚行奉教條于長史跪貢鯉魚之尺札用塵雁鶩之文書恭惟厚德鎮浮長才濟劇南龍山北牛渚鍾此巨人朝閬風夕崑崙特其餘事再稽氏族允謂世家豈無露布之雄文興言廟貌亦有瀛洲之清選見録畫圖展也典刑付之坦率桃浪負春風之約菊香看晚節之濃奏于大夫之篇成功則一猗縣校官之席私淑者

多盡翱翔于要津安徘徊于賛府佳節落暉之故在何惜登臨晚花高枝之依然政須嘯詠不妨道判一邑之暇而追有唐二賢之蹤世俗雖指為閒官當路已知其廉吏松庭借重蔗境漸佳花綬傍腰新僕方欣于執御玉勒爭門入上已賜之追鋒雙隆之勢無休尺五之天甚近次滋此志頗大其才則踈曾無地以置錐徒有書兮滿屋幼被慈母之教恐為爲哺之罪人長遊賢士之閫幸忝龍門之進士不料青衿兮之脚色而為黄綬吏

之頭顱然三釜貴于逮親而一命皆可及物况遭陳南仲之簡静足慰孟東野之酸寒貿然而來恃此無恐讀藍田縣丞之記定知破崖岸而吟哦誦秋浦少府之詩幸與發芳菲于蕭索心傾罙切辭納奚彈

與貴池縣趙簿啟

西昌主簿之餐菊花滿松庭秋浦少府之樹桃瓜香癸戍行矣執弓刀而徼邏庶乎裨符檄之勿稽聯事為榮通名為謹惟君世綿石葛家住霞城神尭子一十八人

時維帝胄天台山萬八千大鍾此地靈溫然白璧之無瑕直若朱絃而不撓高第既同于唐李擢進士科清宮盍比于漢劉望天祿閣尚煩麟族以重鸞棲簿領有是人其願為金瀨徘徊之地貴池壯哉縣恐難留玉林瀟灑之賢高士且不屑之大賢豈久鬱者證以我朝典故張商英由通州而擢寺丞參之前代姓家趙宗儒去陸運而登宰相況為龍種式傒鳳泥次焱趦趄囁嚅而拙有餘牢漉仃儜而貧愈甚熊丸敎切粗識一丁烏哺恩

深妄謀三釜我固倖牛溲馬勃之見取人或笑獐頭鼠目而求封母線兒衣得與圜橋之冠帶君恩御墨遂拋利市之襴衫乃以東魯之儒而作南昌之尉將營甘旨豈較酸寒切庇管轄之司庶安巡捕之職諳習鑒齒悔三十年之徒勞識韓荊州雖萬戶侯而不願同僚幸甚臨楮躍然謹奉啟事專人捧詣

催裝啟

芬芳芸閣天啟佳姻馥郁菊坡星言夙駕聲已馳于百

兩輪則御于三周催隱笑峇敢投木李鵲整河邊之翅排橋直透于隴西鳳鳴臺上之簫結伴永臨于槃澗區區所蘊縷縷奚殫

札

與貴池縣郭宰札

竊以琴風清穆簾日舒長恭惟潘縣有春密堂無暑吏民嘉靖元媪翊襄台候動止萬福次飇跪起爲皃之下驅馳桑雉之郊行有日矣通名告至不敢不虔次飇居

嘗誦門前五楊柳井上二梧桐輒以康節詩足之曰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唐秋浦何如今秋浦伏惟梧月柳風絃歌千室雖土潤溽暑何得干光霽之胷襟否則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自有家法在尚何節宣之瀆次焱妄謂詠綠竹猗猗者見竹未見泉是以起王子猷不可無此君之嘆感源泉混混者見泉未見竹是以有田游巖膏肓之論乃若森翠竹于醴泉之池其蒼筤也猶震而其果育也猶蒙誰其無湘濯之想然俗客

不來何也黄綬小吏將得以職事受約束于庭下則自公之暇直造竹所且枕且漱以滌其胸次萬斛之塵渠肯以萬户侯易此願哉遡風翹企次淼仰惟天台一山上應台星元聖所遊化神仙所窟宅鍾為雄傑班班寰壤間者更僕未易數今辨章魏公先生大用之以宰天下為古伊周而判縣院轄先生姑用之以宰一邑為古卓魯非地靈人傑之效耶宰一邑即宰天下之權輿况有二十四考之故事在地望如是世家如是次淼生無

倰右嘗聞之尉為賤官位卑職賤又為緊官責重事緊賤故難于展布緊故易于曠敗非大夫寛之轡策何以令終次厥家徒四壁粟儋不儲慈親截髮待師斷機課學幸而不墜詩書之脈于是取㪚水于破硯而硯則枯矣旦暮祝于天曰庶幾鍾釜及親有以為節婦賢母之勸乎猥由賢闗叨第入仕又幸而隷之麾下作而曰竹本棲鳳而逺枝之鵲或不拒泉本蟄龍而涸轍之鱗或見容此天啟也手提衛城之衣鉢而付之子何敢不力

次淼聞李翰林歌崔令君則曰抱琴時弄月而其歌柳少府也則曰揺筆望白雲每覽是篇有以想見當時令掾之賢寄德化于風雲月露間無所事乎持擊也然柳少府之揺筆望雲與崔令君之抱琴弄月或同時與否未可知耳挾筆而來將洗耳絲桐之音庶乎自明矣何敢以柳少府自負而崔令君政未足為先生道也事長之初韋課儷語敬拈此為詞頭而揺筆抒思意蹇語澁彈琴多暇幸一覽而擲之次淼蟣虱吏爾望五城十二

樓峻在碧霄之上有問則僭若奔走後先斯其職矣拱需風旨

與貴池縣于丞札

伏以四槐障日千竹輸風惟君仰佐㒀仙平立鸞吏政一簡靜神百撝呵台佚動止萬福某惟少府之于贊府也分焉有嚴則書焉不敢不敬夭剡藤以為贄告蓐瓜之已香照以巖電幸矣次蕨嘗學月令矣日長至陰陽爭謂陽盛而陰遏也君子扶陽抑陰則何以哉敢再拜

告于饗人曰薄滋味所以抑陰又加拜告于御人曰處高明所以扶陽僉書文檄之暇幸留意焉次焱讀曼倩傳未嘗不慨想高門之盛而丞相御史駟馬高車赫然照耀人耳目陰德之報未艾其子孫雖去之百世宜必有興者索之當今蔓衍于湖嘗欲登青山尋謝公宅陟白紵窺桓公井退而訪西平侯之故家庶幾文獻之足徵也筮仕尉督乃發裔雲匯伊當拜瞻光霽于松廳下矣臨楮精爽飛越次焱仰惟天門龍山鐵甕石頭姑孰

一偉觀往往流峙不能秘其竒則必磅礴欝種鍾為巨人而長吏實當其會人物九苞鳳閣學五總龜十八學士登瀛洲祖風故無恙也何蓄之厚而取之廉耶肯為花縣作師説復來藍田讀壁記何州縣徒勞而屑屑為之耶聖朝收外府皆是九天除四輩趣召幸勿曰子姑去予方有公事次焱聞之尉為賤官故位卑而難展布又為緊官故責重易于曠敗儻非長吏庇之萬間何以令始而善後次焱天賦甚拙鬼笑其窮慈親態丸教育

眼粗識丁猥以六館諸生叨奉常第塵埃捶楚非吾志也顧欲為毛義之喜耳然而貴池地大人稠徼巡匪易儒腐初筮凜乎負蚉退惟丞貳一邑無所不當問寬轡策以來之宏陂量以容之庶乎免矣叅覩有日此祷其真某恭想暇日吟哦與松風除水相清越食煙火語不當唐突其間然駢儷逌名禮也囁嚅遣荷惠徼寬擲某迸望方壺員嶠隅弱水之萬里福英禄萃天畀安愈何問之敢借有㳂途驅役敢問其目

與貴池縣趙簿札

伏以南薰其徐水花晚靜惟君坐高士軒對賢人酒炎氣辟易神相駢羅台候某惟同官為僚三生緣也已及瓜戍行拜枳庭謹先以賤姓名贄于典籤氏次飈讀易至姤喟然曰稺陰月也金柅有戒止稺陰也推之政事則折黏鳥竿所以柅暴取石佛首所以柅妖故我程叔子之言曰主簿非道易能如是乎月令所謂薄滋味止嗜慾亦金柅之在一身者爾姑舍是次飈歷覽近世郡

邑之好樣得一二大賢或據胡牀以覓句或揮白羽以談兵或落筆奔馬而談論翻河令人起執鞭之想何況文昭武穆之英萬是數美而屑棲枳棘間則聯事而為尉督者其執鞭之幸宜何如之齊山清溪等處李杜遺蹤故在暇日幽尋取其咏歌一一和之敢不捧硯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諳習鑿齒豫以自矜次焱妄謂麟趾之胄龍種之英亦既與齊民異加以天台霞城之所鍾孕古翁了翁之所過化其間必有碩大光明者出為時

瑞豈以簿領久稽耶甲者頌曰峻擢寺丞願為通川簿乙者頌曰由給事中為宰相自有陸渾趙主簿故事在次焱謹採以聞非敢為佞次焱竊聞簿尉雖有分職然核檢其稽違與徼邏其乖戾脈絡常相串暨僚同心固其職也次焱魚釜長飢牛衣不煖浪遊壁水偶得青氈筮仕之初畢射鴨酸寒溧陽尉攷攷營甘旨讀是詩足見孟郊以一身之酸寒而易高堂之甘旨韓昌黎所以憫而薦之僕何人斯敢辭尉寮亦幸枳棘陰中事棲托

爾匪伊合併傾言提挈次厥闡之楊廷秀為西昌簿賦詩有餐秋菊之句李太白為秋浦柳少府賦詩有樹桃李之句每誦二詩未嘗不嘆餐菊對樹之清致而復以不同時為欠事昔嘆其睽今值其同喜如何耶率課儷語摘此詞頭幸而煕爛爛之電次厥惟同官猶兄弟也其于月地雲階之仙敢不上調興居寅想一堂熙洽百禄繽紛有委敢請

梅巖文集卷八

梅巖文集卷九

附録

詩

次胡濟鼎同年三律　　曹　涇

五經為笥腹便便千佛名高此作縁貴仕直堪梅和鼎貧交猥為酒供錢連章秋月鴈回翅貯袖天香龍吐涎舊話新情如覿面同年真是我同年

又

共是金明衣綠郎梅仙風致壓仇香人如紫鳳儀丹閣誰則青蚨涴錦囊洛社菜羹時不禁雪堂斗酒夜宜良至尊端肯憐芹曝臣罪當誅自恐惶

又

貴却長吟復短吟投瓜投李愧何深吾人只記錢留紙此老能令戶作金擲地有聲知處處如蘭斯臭見心心求章押兩心字 栢梁體後八仙賦趾美重光未陸沉被里人排作金戶書

來以
為問

次胡餘學同年四首　曹涇

對着中秋是好天健來欣為子分田只消薮水歡無盡

況有經書腴可便家事既傳情思穩吟篇謾寫墨痕鮮

惟餘學課隨年捱共我艱劬知幾員

又

金明池上共揚鞭豪氣寧求許祀田不道福碑轟忒早

相逢頹景穩為便牙牌刻處謾誇貴藍綬披來難敵鮮

千歲儘長公論在于中定有好官員

又

桃花柳絮及春敷壹是浮輕匪壯圖幸有田耕幷井飲猶勝身屨與妻纑郎君競奕賢聲起老子尊安道味腴便是當年正考父是饘粥口堪糊

又

力田元不怵凶饑瘠者為誰誰是肥但得高堂翁媪健定知奕世子孫宜追風騏驥騄仍蹶覽德鸞鳳棲或飛

有酒急須頻對月桂枝香了到梅枝

代東濟鼎同年約其早飯　　曹　涇

晨炊奉款餘學先生年丈賢翁壻便乞迂步敢以六言四句代柬不敢求屬和涇頓拜

小人難與作緣惡食不妨志道猶勝杜陵岳陽一飯欲從人討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餮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真長曰小人却不可與

作緣山谷貧樂齋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

上岳陽一飯從人討

跋媒發問答詩後

程以文

右媒發問答詩宋鄉先生胡公次焱濟鼎之所作也先生登宋咸淳四年第授迪功郎江州湖口縣主簿以母老改授池州貴池尉德祐乙亥天兵將至池州都統制張林潛納欵請以城降先生奉母亡歸教授鄉里或勸之仕先生賦是詩以見意大德十年以壽終于家後三

十二年復為至元之三年文自黄竹入郡其孫師中適在郡中出是詩俾文書之嗚呼讀柳子河間傳知邪之得以敗正讀先生是詩知正之所以勝邪天理之在人心猶日月之在天也可以缺食而不可以喪其明若先生之心孰得而缺蝕之哉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賀梅巖授湖口縣簿啟

十翼留神屢蜚英于槐市三年選士竟擢秀于楓宸復餉管之青氈慰慈帷之皓髮螭頭曳綠湖口勾朱華矣

藏雲根于映雪蓮塘亦預雀躍梅巖豈久鸞棲素荷薫
仁輙馳菲禮紅牲溢榼聊資魚水之歡白㲀浮樽謾助
龍山之宴

梅巖文集卷九

梅巖文集卷十

附録

書

與貴池縣尉胡同年書　曹涇

涇去冬拜别後無何亦理歸裝以十一月十九日抵舍又以正月三日過相居隨波上下正自可笑濟鼎應憐之也去冬鈞翰曽得力否嘗見孫同年朝瑞云自秋浦

來曽得會面又謂倉使見所投啟事以為上庠人物可
敬亦果然否朱府教槃上涇見附賀書因併拜此朱丈
在翹館從容屢誦才美欲其相與扶持渠亦謂願得一
好朋友求益也今于書中又申言之併乞台意涇身事
未有涯姑置度外所可喜者與東閣諸君心腹稍孚亦
頗有心功再意濟鼎近况想佳諸公有相念者否月廩
足支吾否區區之心以為迎親之署乃第一樂事此外皆
可為也何日過昌化得吃菜根亦所甘心性急馬遲為

之奈何臨風惟有健羨而已人去速筭楮拜此恃至契
不及緣飾為恭仰告台照

二 三月二十四日

某頃繇迅便率拜稟函念心交莫如吾同年故一切浮
文悉用刋置然亦愧其疎矣來教介來伏領譙答小楷
何謹件教何詳了不以先施為譏匪至情安得爾字字
研詠感極無言雖然所謂里年先生云者非所宜蒙也
執事于某有數年之長當年利見之文某手抄口吟心

降氣懾顧一㘸面不可得嘉藉慈恩之契許以兄弟之好已為望外之榮今為斯言當作何顏拜受夫世之以先生二字加于人者為其聞道在先或以年長否則直以權勢在焉爾矣三者某無一有而謂之先生先生歟予哉記去冬賜翰亦有之失于控謝今敢百拜併懇顧從兹勿復以云恐傳他日謂執事繆于施某傲于受俱非禮也鈞翰委折謹悉嘗以台翰過鈞覽矣內帖所求格式一節并呈亦笑領盛意矣然聶守近有回書首曰某去冬忝拜鈞劄謂

以胡尉之才之美敬嘗齋沐四申云云則是未嘗不仔細也老師謂入僉一事潔堂雖嘗移文執事實未供職則所謂按堵云者因其已入者也據某思之恍如台諭為一皈投劉子只平直敘其卑猥困苦之狀否則宛覔朱丈一語某已力于府敎書中言之語又為穩貼又托兩俗神各書力言之不如求此著為最審寧可少緩得之不可欲速如俱不可則且甘若忍貧俟之畢竟亦是時運所制無如之何少刻俾已求人瑣細已甚縱小有

小得所失已多又不如清苦之為浩然也依綠從紅聊復爾爾聞士大夫得時行道有大于此者矣伯詵尉聞有便郵專寄一緘見到已就道寄音矣此翁近況甚適但頗患細瘡爬搔不禁益自掌珠發之延于聖善以及頑尊謾供一笑盧江之役雪前大爽手自申牘豈邊機耶蕪蔓滹沱之事萬乘有之況一尉也遠翔佳況想如來教看來富者常有餘貧者常不足此一定之理分奈之何也濟鼎令所以浩嘆者一以官卑一以俸薄然官卑

實自為之不得尤人既為是官合得是俸此亦謂之天命今却是稍納青衿薄助滫瀡乃為本行生活也士大夫聞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學以本政才以任事又廉介主脚有不遇遇則南溟天池矣若某之事却是可笑前冬之出僉謂向陽一到即得鈞輸過淮不可謂之無力去之數月杳不見報而主翁丐歸東果成行矣獨非命耶今為此來敢作妄念近在鑪闕之側固如此而止矣其又能甕筭耶僂指戌期以刻為歲欲一學盧

江雪景不可得也先生應重念之意何幸傾倒臨風拳拳餘俟裔拜伏干台照

三

某幸托同年相視當如兄弟而先生長五歲文學夐出其上則師表也然距今三十餘年驟而講師生禮見謂非情正當以記禮兄事之禮為斷然相距數百里凡年七十一某六十有六而書問之文一用滑稽既乖平仲久敬之義又犯先賢戲謔害事之戒兹謹釐革前例一

用竿櫝正式首告尊亮某正月抵館二月東宇來會謂知有華翰在浩古處至三月十一日始克領教益浩古來極遲也即欲拜狀而東宇言四月初方歸數日前聞在月半今初五日忽聞即歸遂亟拜此以叙前書之謝來書雖曰諧謔而尊愛之真未嘗不寓于其間以自愉玩則忘疲以示他人則絶倒無所不樂而心終以為善謔不如純誠變而之道固未嘗不如正聲韶濩之在耳也先生才高學富發而為文實是可敬某向來謂若減

得一二十年年紀謹當北面而惜也老矣每見高作輒
如武庫乍開劍戟森然一一銛利又耐檢點近又于東
宇處見所為醉意記復是滂沛奇詭發藥我多敬謝敬
謝來喻年前頭目之宧備悉使户之為金也決于忠告
者之一言所謂忙中之錯危途之非聽言之難如此事
既失手何可追悔忍之而已今日得浩古數字曰表叔
餘翁家學二蒙老而益進長表弟尤為富人其能謝俗
躭書嘲弄風月調笑戲謔宜也浩古以所親見為此語

當無釀飾幸先生欣領馮醉意之文既高字畫亦復清勁甚兩眼如蒙霧作字善欹向去此當日甚一日生年少先生五歲蒲柳不耐乃爾春來賤體却少病能早起能畫坐事文墨不打瞌睡然傍人籬落為分文百陌計是謂老醜不若歸而以意眠起閒來繙書或弄幼孫從事蔬食待盡山中斯為全是今冬遂當結局所見決矣次孫秋後當娶家無贏財歲為多費此生竟是如此波查若中作樂而止雖然亦天也賜教元日諸詩當摘和

専賜一詩當謹和盡數遣歸示舍弟小兒輩以誇所蒙
元韻不能悉記守嗣貢東宇在近浩古非遠時時有便
可寄遠翔令嗣障教者已歸元鎮近不交信弗齋已葬
程山總子名昭祖者即世已久皆謾一知總幾尊照不
備

四

某啟五月十一日東宇來領四月晦日書時辛卯生令
孫因冗賜字差畧然猶能訝吾孫利市之負欠以愚意

所欲釐革為遁辭則無所不怡正自可喜謹族次孫畢娶併償先生六孫某少一員有出剩政雖頹景迫我兩家子弟能通知二父意安知無餘味耶茲言類于自感屏息族譴某六月望作暑假巧值亢旱加以老盖光失步如受病閱月方能出户一是無聊二十三日甫抵館今日為二十五日東宇意言初一又暫歸急拜此新秋尊候康佳使婘均慶辛夘生令孫勿藥久矣某之同年孫可以入學而猶嬉厥祖父或教之誦詩若他文能調

十字為一連而劉亮但欲聽人讀而默記之既乃單聲自讀每不肯隨口隨聲讀也乃祖亦嗒然付之一笑諸令小孫亦當可教讀岐嶷可人也近公行不以是何投充編役之説儒户似有動揺今而知月山之謂餘學必為淘採者范六丈真聖人也前諭衡甫府教恵書意未有可以奉承之理東宇知之見答衡甫一書煩授其令似併致此意某積欠次韻之作尚容續控東宇之柬忽棄盛年乃祖墜碑恐成擔閣賴高文傳抄已廣亦不假

金石而壽也却恨一字三爕之酬不如皇甫幽冥之間其或能結草亢杜回乎悶事悶事某乍到百冗徬以暑盛且此草草歐公謂杜郎中曰吾徒老大朋遊零落殆盡存者無幾又皆乖離就使幸而相容索然數衰弱翁豈復昔時情緒徒益可悲爾斯言似為吾二人發尊見以為何如東守來或能賜數字為幸伏乞尊照

五

某七月末一書附東守行計必達必報暨其來則言台

姊適入州夫能出則康强可賀念孫久已勿藥前團欒之適尤可賀雖不書猶書矣何慰如之先是王浩古將歸信來問有無問訊不欲贅瀆近歸矣八十一月必來倘可賜書勿遐遺也今拜此者同里地理人程樂山純靜老成遊仙里日久古修與之甚熟欽仰大名欲一拜識干吹送知某托年契厚特來索書為容某與言胡判簿與某是一般貧苦人宜自知之又必古修書乃可往設其造門幸與之進而隨宜度事以應之不費錢財而

費筆舌諒亦台慈之所不深拒也儒役仍免亦芘之及尊姊入州為户門何事老而傳矣而猶出乎可念也樂山立俟書草草伏幾尊照

六

某乃八月初東宇歸上狀越月而來覔答字無之曰尊姊如州也十月初同里人談地理者曰程樂山索書求見滸拜守戒以必得古修書乃往否則不可未知已至否兹遂入臘計自九月後不知尊屐自三月後不得尊

翰其為尊仰豈任下情東字歸遂又拜此某之近事領
累幸安次孫以前月十四辛夘娶姑女成禮前承戲徵
長孫利市宜併究之然兩家相值亦成畫餅談河耳謹
不敢以為對最負愧者日坐猥冗積欠和詩遺解明歸
當奮力併作俟明春附東字或王浩古之便尊侯清佳
尊嫂康共即日又慶尊年七十二歲某雖晚後亦六十
有七三十年前之事絶不入夢見諸公哀哀此心亦如
死灰想見康强有子孫亦是人生一福其貧且賤當安

之耳先生與某大率相類但未必如某之極貧而胷中筆下飽滿伉壯高出于某萬萬則某劣也明矣雖然天者不可强人者猶可勉也如何如何來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猝未休冀勿遐遺伏乞尊照

七

某去年八月後三拜書意必蒙一答正月二十二日過程樂山僅見風水說而止夫猝猝閒能為一篇覼縷又書之又朱其句不憚煩而不能以一字酬八月之欠耶

抵館後知東宇至未見間遇令姪胡東嘗試問令伯有答書否曰不知然東宇至已久審有之曷不以貺亦疑其遂欲答其為恕我決矣至初九東宇方擕尊翰至值某寓外明曉始克領讀紙極佳為之深感語純謔頗似寡味畢竟尊意如此故嘗欣受而謹藏之七十二歲人筆精墨好如許非奇事耶未還謁東宇間忽聞其歸又怪東宇不以語我欠上狀茲為二月二十九日東宇伯姪忽來領社日所賜尊翰只就元日拙吟內鬭騰無數

議論意盡止是為一書善哉詎乎比前書稍稍有味矣其為真清江劉前後一色堅瑩恐是咸淳德祐間物某寠人安得有此感感又以起敬樂山不併覔古修書而見黨即與之共飯併飯贈之言所得多矣某何愧謝如之所欠和詩甚多固是不暇亦以不勝和也望而難之厥既聲迹闊踈不相考擊掣以他冗寢成繆悠此真語也先生所料近于深文矣丐少寛之元日只當一首二首或三四五而極才拙思澁不能以少為多遂以一首

狀一意逐旋砌成姑留以為案沓使它日孫息輩見之知當時景物況味如此爾不敢以示外人東宇乃于一舍姪處見之不惜抄傳至塵尊覽賴得是吾兄見之或當行人必當忍笑不住也駟不及舌矣近吟併已入抄且夕一一治報伴食乃宰相事某不敢當俟來世三字此前輩著書立言不斬令人知之之意然高作大篇短章每出為汗漫奇詭有一瀉千萬里之勢有爬痒鑒貌之快令人駭視退立亦何待來世而後知之哉年高氣

衰病痛宜多儻未至甚姑以為樂可也某于書味自真
比來漸覺精神減怯最是兩視花眩常如在雲霧中肢
節酸疼亦不耐煩苦只飽飯而嬉某又不甘如此姑當
順其力之所堪勝而為之生老病死時至即行不怛化
也聞先生飲啖健甚此壽之理方虛谷今年七十四歲
亦然更告致重為禱此外勿吝時時文書所謂謔語亦
難盡絕要好誠謔相半如何要之吾二人至契只說着
自身及家事及閒談文字亦何嘗不樂何嘗無味而必

欲滿幅滑稽何哉前嘗稟似端切矣不吾聽亦惟命即日尊年嫂恭人尊懿侯多福令子令孫合堂台婘均安某謹謹附起居問兼謝東宇言即有人回便急拜此伏

乞尊照

八

某二月三十日拜答後非無拜書之志而東宇于其令嗣之來而即去與其自為納婦而歸也卒不令知之某又實不及知以是忽忽六閱月無嗣音未始不慊然也

秋半涼新尊候康佳尊綣均祉近作必富無從借抄徒切跂慕某淺于學弱于才玆事終不能與作者抗衡年益高聲望日益下已矣已矣惟天地父母所以與我之本然者兢兢自持毋致玷失甘負耐辱老當益堅他日或可全而歸之此爲僅僅者而猶未敢謂之能也所許屢和高作一蹉過後終是鼓舞不起欠負欠負然亦有由某自三月後率是易病難愈可笑四月初十起連三日吐瀉既小定將理及月而後全安然口飯比常減半

至邇日甫覺差勝耳交秋隨例感冒痰癩大作亦看看
一月始得復常大率年邁則氣衰氣衰則宜其病之易
而愈之難也前輩曰安知他日不難于今日乎一笑復
一笑累輩相扶持苟安如常最小孫甲午十二月生者
今年三月甫入學頗易教稍慰意先生六孫比某多其
一近有所增益否當次第授讀此一件關係老人况味
逸少公所為絶甘分少以為樂者也穡事大稔庚子遂
為樂歲奇遇奇遇方虚谷獨處古杭十年健于飲啖其

為文益閎肆研覈當為獨步吴元鎮賀州杜門著書有
真樂汪逺翔三子皆仕少者尤佳諸孫鼎盛陳弗齋二
子一仕一求仕生嘗厚三女適人皆得男輒夭二子尚
未有男也恐欲一知令姪寓老子宫甚適尚不失本來
面目某似無所措力而不敢不稱美也春中承尊諭欠
報惶恐某冬歸遂決意跧伏不堪復出矣儘歳除前尚
可寄書未間珍重是禱

九

某十月初三日東宇以九月二十二日尊翰至真是答書雜以諧語每書之末為寄聲累輩同年有情如此感喜何限然所謂未卜嗣會未卜嗣音者語意欠密嗣會誠未易言若東宇在此嗣音易矣縱子不嗣某忘之乎前二年是元鎮書來曰相見欲期夫兩地相距可一二日程而云爾何恝也元鎮是形容其杜門堅壁之意然其語無味姑置之東宇歸謹奉狀輒因示教内所和雲峯之作次韻八首更奏二首共為十首因償前欠而第

六孫之和亦在其中不揆蕪穢亦不能一一具題併仰
體尊意稍入滑稽東坡忍笑讀李端叔詩某不敢避笑
特以是獻笑也忍否一唯尊意某藉庇入秋後穩健
明年仍未能辭舊館東宇易館仍相近正二月之交又
望報書二月以後又可拜書矣未間為斯文珍重是祝
尊嫂太安人齊眉尊安令嗣二位詩學兩優六令孫聰
明日發俊茂可人某敢附拜興居問不備

與餘學胡先生書　　文敬所

某繡水之聚樂莫樂而雲深之離悲莫悲也遯翁月泉諸朋友甚以梅巖倏去為憾既而能籌杖屨儘多樂意清風明月恨無玄度耳鄉溪之餞者二十餘人而磐菴鶴丹又别于武溪寒林下嶔崎歷落之蹟何以得此于冠葢里中諸名勝也自念參差槐市而不一識面乃得晤言於青山白紵鷃袍蠶葉之場諧歎彌月自以為平生朋友樂聚無踰此者别數年來宇宙大變岀一生于萬死而又得與梅巖結迂叟康節鄉人之好欣幸之餘

感慨係之矣鳳山非不可寄者蓋以天寒歲晚不欲煩
起居亦恐未必能遽為叔夜命駕也頗介貼書詞嚴誼
密知體中小不佳春煖則痛鬱之疾當自平寧承教除
夕雷詩雄健快著玉川月蝕長歌子美地動聯句不能
過也第恐為鬼者自能念咒作法起雷以怖人未必畏
雷而雷反為其所役也呵呵柳儀曹文大冊楷字得之
如至寶感激感激豚肩籠餅之貺何屢如之可與田父
共作社矣獠奴龍鍾兩𡊮峻坂以口腹累人滋愧滋愧

來訪之約惟日以幾至盧源望報當納屐候迓于衡嶺之巔也輒假元日佳韻寫卷卷一嘆幸甚拍塞欲言紙竟且止然握手劇談不遠矣伏𨻶跫喜等幾窮照

回梅巖胡先生書　　覺齋

某夏中致籤人之謝客几塵羃竟不知作何等語半閒雲外簑笠自娛日若飛梭秋又到菊陶靖節之雅趣千載一日也某蹇滯不才莫羞其拙嘗有對菊俚語云敲月寒砧聒獨眠西皇又放菊葩天戀頭有帽人應嘆敗

興無租詩可圓秋老一簾煙雨外雲間三徑夕陽邊白衣到處無聊賴拂拭唐書具酒錢又亂道賡前韻云柳堤誰為起三眠半掩柴門豆雨天白酒山中詩未了青燈帳外夢初圓欲將心事追陶輩試逐秋光到翦邊莫管西風斜破帽吾寒猶幸不租錢第曹墻西壘主天一方思公子兮離憂未嘗不一飯五起而爛然封錦𣾰𣾰層重雪手剥復恍若長虹入室而跨冰懸也幽隱受用瞬至周全當如何其喜某癖痼風月分老漁樵修同大

堤之氣韻東華九街之塵腴年來夢亦不到子平之債咄咄迫人尅以此月十六日去家而飭猿守户戒鶴護雛髣髴誠齋老仙朝天故事者方整也

慰胡濟鼎喪母書　　陳定宇

某玆者不意慶門凶變壽母太安人奄棄榮養執事孝誠天至愛敬兩全考叔之羮將有待而遺孟宗之鮓將有待而寄一旦遽遭此變何以堪諸自玆以往返哺而烏何在卧氷而魚空肥其為哀慕益可想見者耳玆問

傷悼曷勝即欲一詣繐帷以哭以唁家事如蝟酬應不遑外奔内馳日不暇給忽忽歲虵赴壑矣既躬造之弗獲又隻字之復稽縱寛度不督過之愚獨不愧于心乎是用拜此以代面慰更望節哀順變勉進饘粥以顯揚自期是所願望令昆季翰學至孝不果别狀意不此殊統祈親照

復潜齋書

潘滋

胡梅巖先生集逓永尊命責滋校訂藏之篋中今三年

矣未嘗敢輕讀近因吾舅督之甚切且限以是冬必卒業俗冗之隙乃始一開卷讀之累日然後知其為世間一等奇文字余何敢容易于邊旁着筆哉朱子所謂不讀某的書看不得某的文字無梅巖胸中之雲夢殆未易遡其筆底之波濤也間亦罄其愚思似亦稍有所得惜乎是書敘訛太甚須遲以歲月方可成就近又有叔母之戚與筆硯疎者已經旬矣第恐吾舅留意之深故亹亹言之尚寛督責幸甚幸甚嘉靖乙酉臘月廿六日

愚甥潘滋頓首拜三舅潛齋執事下

又

愚甥潘滋頓首拜啟潛齋舅父先生下執事滋既校梅巖集為叙文一通以復我舅之命矣仲隨弟至復傳我舅之訓曰昔梅巖嘗註易四書又註唐詩感興詩而叙不及之何也予曰明陰陽之奥推象數之原豈不謂註易與發前賢未備之論開後學難通之旨豈不謂四子與昔雲峯文每篇言易而易未嘗不在梅巖文不必言

易而易亦未嘗不在是故本之六經敷為文辭博其文辭收功于六經二公之家法予竊好之將字字校之于大義遺焉予豈敢乎哉仲隨歸庸再拜謝不敏必能原察呵凍拾楮惶懼惶懼辛夘仲冬廿日具

先生宋咸淳四年陳文龍榜進士官止貴池縣尉

于經于四書皆有註國朝采入大全書著媒嫠問答則篁墩程學士采入新安文獻志註朱子感興詩則少尹括蒼葉君嘗刻之縣齋註唐詩則僉憲

石礎潘君刻之闗中惜天下不見其全書耳璉侍
先大夫于庠于宦蒐輯遺文勒成此編屬子甥潘
滋校正寶藏于家有年矣昔揚子雲有言存則人
亡則書璉為是懼幾欲刋布惜力未逮及是始克
壽諸梓與同志者共之嘉靖十有八年秋七月既
望族孫胡璉識

梅巖文集卷十